

《生命伦理线》 21.5.2018

区结成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

百岁求死：了结生命是权利？

当著名的植物学家及生态学家 David Goodall 年初在 104 岁的生日会公告他预备从西澳珀斯远赴瑞士寻求了结生命，他的故事和对安乐死的主张同时成为环球热话。倡导自愿安乐死的组织 Exit International 为他众筹 2 万澳元旅费，有 220 多人支持。组织也为他安排传媒访问，并有护士陪伴上路。事先张扬的安乐死旅程也用来批评澳洲政府对安乐死的政策。这场示范式旅程是一个受人爱戴、在社会有荣誉的老人能送给倡导安乐死组织的一份大礼。

澳洲曾多次辩论应否让安乐死合法化，至今只有维多利亚省容许协助自杀，范围限于患有绝症、预期寿命少于 6 个月的病者。Goodall 老先生没有身患绝症，并不符合资格。去年他在独居的家中跌倒，没有骨折但倒卧地上两天后才被发现。在一些访问中他说在跌倒后住医院感到人生已无尊严，不愿意活下去。他在 20 多年前率先加入 Exit International 成为会员，认为自愿安乐死应该属于个人权利。这一跌，令他决心在健康变坏之前寻求结束生命。

一些中文媒体误把他寻求协助自杀的决定理解为寂寞可怜老人厌世的辛酸故事；有些英文媒体记者在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死亡自主的认同，比较完整而立体的素描见于 5 月 5 日澳洲 ABC 新闻记者 Charlotte Hamlyn 的专题报道〈The Last Move〉。Goodall 不是没有非常爱他的亲友，他只是异常地珍惜个人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死的自决权利，不受限制。他的说法是，一个公民到了五、六十岁，已经回报了社会，此后他如何处理晚年生命就是个人的事。他不是主张别人结束生命，但认为如果有人想这样做，谁也不应干涉。

本文在 5 月 9 日晚上动笔，这时 Goodall 已抵达瑞士 Basel，等候医生评估确认是否合适进行协助自杀。

瑞士有三个施行医药协助自杀的机构，其中 Exit 只接受国民申请，Life Circle Clinic 和更高调广为人知的 Dignitas Clinic 会协助外国人进行自杀。为 Goodall 众

筹旅费和宣传行动的 Exit International 本身是倡议安乐死组织但不直接提供服务，它为 Goodall 安排在 Life Circle Clinic 结束生命。

Life Circle 创办人是 Dr. Erika Preisig 和 Ruedi Habegger 两姊弟，他们曾协助自己的父亲自杀。Erika Preisig 曾为 Dignitas 工作，2011 年自立门户，成立机构 Eternal Spirit，诊所命名 Life Circle。Habegger 强烈批评澳洲不准许 Goodall 在老家死亡，是等同「暴行」(atrocities)。这是重话——在欧洲，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才用得上「暴行」字眼。

在 1998 年成立的 Dignitas 的创办人 Ludwig Minelli 是个律师，言行出位，瑞士政府对其高调言论和 Dignitas 的封闭式财务管理向来不满，对他向外国推广有如自杀旅游 (suicide tourism) 的「服务」更感尴尬；Minelli 则对政府的逐步加强监管嗤之以鼻。他坚持，个人自决死亡是所有人应争取的最后一项人权(the last human right)。

瑞士政府尤其关注从外国来寻死的人，一向不在瑞士求医，下机后到自杀诊所接受「评估」只是形式上依法。Dignitas 有些客人从入境到接受评估到协助自杀死亡不足 24 小时就完事，瑞士政府觉得太草率，在 2007 年 12 月收紧要求，规定需要两名医生分别进行评估。这惹怒了 Minelli，他反应快而且极端：一连四次使用氮气进行协助自杀，这是提醒政府，他不需要靠医生处方药物也可以进行业务的。

2008 年瑞士发生一宗丑闻：一个救援组织的潜水人员在苏黎世湖打捞他们船只掉落的对象时，意外发现水底有大批骨灰罍，警方证实骨灰罍里头装的是人类的骨灰，而罍上面印有 Dignitas 诊所常规使用的火葬场的商标。Dignitas 位于苏黎世湖附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来自指向这些骨灰坛就是所丢弃的，但有前员工指它多年来一直有这样做，至少丢了 300 个骨灰罍在湖里。

Exit International 创办于 1997 年，创办人 Dr. Philip Nitschke 是医生，年纪轻轻从医学院毕业不久已经为安乐死而着迷，尤其向往美国第一个公开协助病人自杀的医生 Dr Jack Kevorkian 和他设计的自助「死亡机器」。

Dr. Nitschke 与伙伴共同创制新型的自杀机器 Sarco，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低成本自制，躺进去按下死亡键，胶囊内会释放氮气令用户缺氧而死。今年在荷兰展出的 Sarco 胶囊形状像太空舱，底座可以重复使用，执行完安乐死后将胶囊连死者

拆下就可以直接作为棺材入殓。 Dr. Nitschke 便是今次全力支持 Goodall 示范寻死之旅的主角。 他的主张是「每一个理性的成年人都有选择安乐死亡的权利」。

Dignitas 创办人 Minelli 和 Exit International 创办人 Dr. Nitschke 同样主张个人应享有绝对的死亡自决权利，最好政府完全放任，不依靠医生更好。 Goodall 没有他们那么狂热。 他冷静地说：「我不建议每个人都能买到(自杀药物)， 随手就从店子货架上自取。 我认为有很多人可能会滥用。 我认为应该由医生处方来做。」问题是，医生有责任协助病人自杀吗？

5月11日写好这篇稿， Goodall 老先生刚完成了自杀。 他是杰出的科学家，也酷爱戏剧和诗。 他的求死之旅过程如戏剧，遗下的伦理疑惑却像晦涩难解的诗。 生死故事会感人，那些热切推进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们簇拥着老先生，把他当「人办」来推进诉求，却令笔者不大放心：在我看来他们与 Goodall 老先生未必真是同道人。